

半拍

七年 行摄 × 深度走访
中国地标式独立书店的故事与味道

慢半拍， 我的书店光阴

解彩艺 —— 著



长症即长情，
才能把喜欢的事，
当成此生最好的消遣。

附赠别册
99家独立书店
散步地图

非外借



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

慢半拍， 我的书店光阴

解彩艺——著



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

·北 京·

本书讲述了中国数十家独立书店的故事，带领读者看到中国独立书店的前世今生，也看到书店里看书的人们、书店里的小确幸。书中更收录了已经消失的书店名录，令人叹惋。在书店的成长与变化中，感受在书店中缓慢流淌的光阴故事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慢半拍，我的书店光阴 / 解彩艺著. -- 北京：化学工业出版社，2018.1

ISBN 978-7-122-31184-9

I. ①慢… II. ①解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307758号

责任编辑：张 曼 龚风光

装帧设计：颜 禾

责任校对：王 静

出版发行：化学工业出版社（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13号 邮政编码 100011）

印 装：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710mm×1000mm 1/16 印张 13 字数 140千字 2018年3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

购书咨询：010-64518888（传真：010-64519686）售后服务：010-64518899

网 址：<http://www.cip.com.cn>

凡购买本书，如有缺损质量问题，本社销售中心负责调换。

定 价：58.00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慢得
刚好
的
生活
与
阅读

徐智明，1995年创办龙之媒广告文化书店，2010年创办快书包电子商务公司。著有《广告策划》《广告文案写作》《我爱做书店》等书，译著《广告的艺术》《大卫·奥格威自传》，策划出版广告等领域专业图书150多种。现从事投资和顾问工作。

推荐序（一）

前有钟芳玲，后有好摄女

提起钟芳玲，书店业者和喜欢书店的人几乎无人不知。在我们还很少出国的小二十年前，大家通过她的《书店风景》了解了原来世界上还有那么多有特色的、美丽的书店。

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了钟芳玲的书，按书索骥，去国外旅游时寻找那些有历史的地标书店、特色书店。我第一次了解莎士比亚书店就是通过这本书，后来在2006年第一次去巴黎时，就找到了莎士比亚书店，在那里流连忘返，日暮才归。

后来钟芳玲出版新书《书天堂》，我受邀担任在北京的一场发布会的主持人，再一次和大家一起感受了世界上的那些美好的书店。也许中国大陆一些特色书店的开办，就与钟芳玲的书有或多或少的关系。

《书店风景》出版十几年后，有个小姑娘也走上了泡书店、拍书店、写书店的路，那就是好摄女。

2013年7月，我决定关闭经营了将近十九年的龙之媒广告书店。为了让那些对龙之媒怀有深厚感情的读者朋友表达眷恋，也为了让一些想开书店的朋友体验开店，还为了清库存，我设计了一个长达半年的关店倒计时和“一日店长”活动，每天可以有一位读者朋友来当“一日店长”。好摄女就是一百多位临时店长中的一位。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。

2013年12月31日，我邀请曾经在龙之媒书店工作过的十几位老同事回来聚聚，也算是关闭书店的一个仪式。好摄女自告奋勇当摄影师，拍下我们关店的过程，记录我们这家书店的最后一天。这时我才知道她有摄影的爱好和才能。

后来通过微博微信，知道她在七年间，走了全国二十几个城市，拍摄了一百多家书店，并和几十家书店的店主做了访谈。于是有了今天这本《慢半拍，我的书店光阴》。

书中很有意义也令人唏嘘的板块是“那些已经消失了的书店”，其中就包括我的龙之媒书店。我们每年、每月都要在互联网上纪念那些正在消失的书店，这让我们切身感知美好和商业之间的矛盾和共存。消失了，是历史使命的完结；想起她，是想起自己生命中的美好。

好摄女请我给她的新书写序，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主要是因为我的这一生一直与书店交织着：1985年在我还上中学时就开过书店；1995年开办了全国第一家广告专业书店；2005至2010年担任了五年的中发

协非国有书业工作委员会秘书长,和全国做书店的朋友密切接触了五年;2010年又出版了我和高志宏合写的《我爱做书店》。看到好摄女如此关爱书店,与大家分享书店的美好,提携后辈责无旁贷。

钟芳玲写书店,侧重历史、宏观,尽量展示一家书店的全貌;好摄女写书店,侧重细节,文字感性,拍摄优美,让我们从一个女孩子的角度感知一家书店。

钟芳玲在一二十年间去了世界上一千多家书店,好摄女走了中国的一百多家书店。我们期待着好摄女也能走访一千多家书店,为未来记录下当今的书店的美好,从她的角度留下书店的历史。

这一次看到书稿,我才知道好摄女的真名叫彩艺。

徐智明

2017年于北京

女贼，作家、独立出版人，前纸媒主编，企业高管，小企业主，独自旅行过二十多个国家。七年前将生活清零，迁居大理，发愿不再活得众望所归，只想活得心有所栖。创办小微文创品牌“杂字”和独立出版品牌“七寸”。以文学为定情物，私定余生，开书店，开酒馆，开民宿，兼玩出版、写作、设计、酿酒、机车、航拍……把这辈子剩下的半截玩着用完。

推荐序（二）

愿每个对书店专注而长情的人，
都心有所栖

1/

“在这里，最脆弱的梦想，都能找到最真诚的拥护者。”

写这篇之前，我试图拿一本书来比拟做出版、开书店这七年的心路历程，认真想了想，还是选了这本《消失的地平线》。

不仅仅是因为少有一个行业，能像书店这样，看似命悬一线但总能匪夷所思地存在着，柔韧、丰盛、共鸣，维系着脆弱的梦想和真诚的拥趸。还因为《消失的地平线》笔下的山谷里，人们认为，行为有过度、不及和适度三种状态，过度和不及是罪恶的根源，只有适度才是完美的，所以，人与他

人、人与自然，人与信仰，人与秩序之间，都遵守着一种“适度”的美德，这使得山谷里的居民都祥和而安宁，纯真而动人。误入其中的人，尽管后来发觉这是个圈套，但还是待在里面不愿意出来，于是，圈套就成了美丽的圈套。

这么一个不断有人投奔的天堂，又不断有人逃离的大坑——天堂和火坑的合体，书店就是其中一个。

阅读是个避难所。

读书是门槛最低的高贵。

恕我直言，在这么一个变局和焦虑的时代，书店并不能提供什么避难和栖息，虽然实质上是一个同类聚集的空间，但它的社会属性不能被商业功能所谅解。不要以为是书店，就可以有理由像体弱多病的孩子那样获得更多关照——市场是个脾气诡异的怪老头，他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发发脾气，过筛和删选所有的经济体，包括书店。

阅读的方式早已转移，读者更难伺候和拴住，书店再以情怀之名分，以天堂之撩拨，以高贵之美化，都不能阻挡其日趋艰难。

开书店，被意义放大化了。其实就是一个愿赌服输、后果自负的事儿，为什么弄得这么悲壮呢？开书店，是你喜欢和擅长的事儿，让你去开个洗脚屋，一是你不会，干不了，二是不喜欢，越干越烦。说白了，自我滋养和外力损耗之间，书店是平衡点。如果夏天握着一块烫手山芋，你迟早会甩出去，根本熬不到冬天，待那时再把它变成一个暖手宝。

专注而长情的，才能把喜欢的事儿，当成此生最好的犒赏。

曾经认真推荐过，长期专注于记录书店的，台湾有钟芳玲和侯季然，大陆有本书作者好摄女。

钟芳玲记录国外的书店，侯季然记录台湾的书店，好摄女记录大陆的书店，仿佛有一种默契，各自在迷雾丛林里某一处栈道点亮一盏灯，让初入书店丛林里的人们，每走一段就看见一处光。

这世界，总得有人干点儿莫名其妙的事儿，否则总是众望所归的，多无趣啊。

有一年在台北国际书展上偶遇导演侯季然，他拍摄台湾独立书店的系列短片《书店里的影像诗》，聊起台湾的独立书店和独立出版，小而美，是这个行业的基因；高知名度和低转化率，是这个行业的死穴。能够活着，而且活得自得其乐的，方式其实大同小异：多元经营、小成本，以及来自政府、基金、社区、店主兼职、会员或者粉丝的供养。

与好摄女相识几年，每次见面聊天的话题，从来都没离开过书店，两个女人聚会，竟然从不谈八卦，想想也是够奇葩。对书店的关注，已经是我们身上文身式的专情，仿佛霸蛮的巫师，自带吸星大法，吸走了眼睛接收外物的主要触角，区别不过是，我眼睛里的收纳盒是做出版、开书店，而她眼睛里的收纳盒是探访书店，行摄书店。这些年，她深居北京，游走各地的书店，出版《好摄女泡书店》，拍摄纪录片《有一种生命叫书店》，我窝在大理，埋头深耕一件喜欢而且笃定的事儿，守着“杂字”土里刨食，远远

相望，惺惺相惜，在人人都是一座孤岛的人海中，在拉黑比拉屎还随意的朋友圈，竟然一直都没走散过。

书店，一开始就是一小撮人搂着不放的玩具，也注定会是一小撮人的寂静和欢喜。

如果你想做个开天辟地的成功者，那你将越走越荒凉，一扭头，发现身边一个人也没有。因为这是个地雷区，阵亡率太高，能活着走出去的人太少。如果你想做个勤勉天真的傻子，那你越走越会发现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身边聚拢了一票人，因为这是个高寒地带，大伙都需要认领同类，抱团取暖。

3/

纸质书，独立书店，正在失去存在的意义，这个危机四伏的行业，身陷十面埋伏，就像《死神来了》里的剧情，只要被盯上，就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。危险和危机无处不在，却又不知何时到来，索性以一种严重心脏病患者的心态活着——随时可能猝死，但眼下还不是活得好好的。

那些关于纸质书和独立书店消亡的悲情主义和各种煽情，说的乃是时代命运 + 市场结局。不必怕死，但也绝不苟活。

豆瓣上流行着“标题党 + 励志故事”，把搂着情怀不放的书店店主，描写成“美好有温度，坚强有理想……的……的……的”励志神，做书店，本是一份工作，却弄成了一场自我沉醉的表演。

每个人的人生，都无须被意义所灌溉，可以心怀理想，也可以安享庸常，可以此时迷恋书店，彼时厌倦。

书店和出版的未来，是做起来，熬出头的，绝不是哭出来的。会哭的孩子有奶吃，这种撒泼卖萌求包养的方式，如果被任何一个经济体——包括独立书店，当成了屡试不爽的求生方式，那么这不仅是哭和哄的双方脑子进了水，也是这个社会的秩序进了水。

书店的存活，不要沦为卸了妆的戏子。要么搂着情怀放债，要么让它活得有尊严。

书店的死因有无数种，其中一种是：固步自封。书店的活法有无数种，其中一种是：不务正业。

做“杂字”这七年，在漩涡和沟坎里爬了几年，才得以从“黑暗中摸悬崖”到了“在阳光下走路”，心里不慌，脚下有路，最大的收获就是，双脚插在土地上，学会在土里刨食。人迄今还在，是因为还爱着。店迄今还活着，是因为小，而且不贪。

去爱，去做，在各种不确定中等待时间揭开它的红盖头。

希望有志于书店我们，能够合力揭开的红盖头是这样的：在这个行业里，有意义可实现，也有模式能挣钱。让一些年轻人确认，此处值得投入和投奔，值得拿出时间和勇气来兑现，而不是一提起这个，就是苦哈哈地熬着灯油，端着情怀去要饭。

“对一个心愿的担当”。

记得跟好摄女聊过这个话题，这些年，我们共同认识的圈内人，散的散，疯的疯，走的走，仅剩的几个还在做着书店的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，就是具备适度抗压的弹跳力和柔韧性。对一个心愿的担当，不仅仅是对得起那些陌生读者的温暖，还包括让书店靠自己活下去，有尊严，有志趣。

壮烈牺牲谁都会，迎头撞上去就行了嘛。书店如何在这个乱世里得以自然生长？与需要被社会温柔相待相比，更需要的，是不被时代打扰。让它活着，力所能及地做点儿小事，有意义也罢，没意义也罢，去做就是了。

开书店，不再是为了证明什么价值，实现什么理想，达到什么目标，而仅仅只是一种自我拉扯——做事能把人从生活的烂坑里拉扯出来，养一养，歇一歇，照样是什么类型的命运杀虫剂也灭不尽的小强。

命运所在的地方，从来都是十面埋伏。

与其去诅咒黑暗，不如先让自己发光。

“互联网+”和“全民创业”，正在把中国变成一个巨大的海天盛筵，欲望在沙滩上横冲直撞，时代变化比妹子翻脸还要快，社会越来越宏大，个体却越来越不安，严重闹饥荒的领域，是安全感——过小日子的安心，做小事情的从容。

电影《埃伦娜》里说：“我们该如何修补这个世界，让它变得更好一点儿？”

答案是：“只有爱，只有时间。”

书店，是仰仗爱和时间的行业之一。

愿每个对书店专注而长情的人，都心有所栖。

女贼

2017年于大理

自序

慢半怕， 慢的都是最好的安排

有朋友问我，为什么叫好摄女？

十年前，我看过罗红的《好摄之徒》，他去非洲拍摄野生动物，回来后做成的小短片。也许“好摄”的灵感，起初来自这个片名吧。

好摄女，诞生于微博时代。那时候我喜欢拍照、泡书店。2013年深秋，我交完第一本书的书稿，内心有些遗憾：有些书店，不只去过一次，跟书店店主的故事，还有话想说。

这些年，行摄上百家书店，总有人问，你最喜欢哪家书店？在我内心深处，没有最美书店，每家书店都有专属于自己的故事和味道。